

21 SHIJIZHONGDAHUAT

世紀重大話題



活着 思考 知識
明天的哲學。

〔日〕中村雄二郎 著
魏常海 孫寶印 編譯

出版社

3.5

7

21 世纪重大话题

活着思考知识

明天的哲学

(日) 中村雄二郎著

魏常海

孙宝印编译

(辽)第9号

活着 思考 知识

——明天的哲学

[日]中村雄二郎 著

魏常海 孙宝印 编译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字数：110千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

责任编辑：刘雪枫

封面设计：吴光前

责任校对：华文

ISBN 7-5610-1451-1

B·76 定价：3.00元

对未来的思考

代序

“公元2001年1月1日，即21世纪第一年的元旦，恰逢星期一，这是一个推行新历法的千载难逢（真正的千载）的好机会，从现在到那一天还有十年，我们可以从容不迫地通过研究、讨论、试行，做好种种准备。”

“共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世界”的人类就要在公元2001年1月1日星期一进入新的世纪了。如果说一个仅仅以百年为计的单元，竟然要用十年时间提前议论它的曲直长短，是不是也太超前、太过份了？那么不妨稍稍翻一翻关于本世纪的一些记录——

1901年 俄国巴甫洛夫开始研究条件反射。

1903年 美国莱特兄弟发明第一架飞机。

- 1905年 德国爱因斯坦发表特殊相对论。
- 1907年 发现人的血液有四种类型。
- 1909年 美国人发明塑料（电木塑料）。
- 1920年 世界上开始第一次无线广播（美国）。
- 1928年 第一部有声电影在美国诞生。
- 1940年 世界上开始第一次放送电视（美国）。
- 1946年 第一台真空管计算机在美国诞生。
- 1948年 发明晶体管。
- 1957年 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苏联）。
- 1966年 第一只宇宙飞船到达金星（苏联）。
- 1969年 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美国）。
- 1970年 日本生产出第一台家庭用录像机。
- 1982年 日本生产出第一台液晶电视机。
- 1990年 日本研制出第一台使用超导元件的计算机，其运算速度是晶体管的10倍。
-

从这张可以一直开列下去的表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在20世纪，人类有着太多的“第一次”，而这些“第一次”，似乎越到本世纪后叶，越不容易列下去了。然而，即便你环顾科技并不领先于世界的我们国家的四周，也同样感到深处于“科学爆炸”、“技术爆炸”的氛围中。之所以感到不太容易再往下列这张表了，不是因为新的内容在减少，恰恰相反，是因为多得比比皆是——小至国内、国际通用的磁性信用卡，大至宇航员可以在宇宙中

停留数月的空间航天站；普通到运用模拟人脑的模糊思维的自动电饭锅、自动蛋糕烘烤机，特殊到帮助人战胜心脏病的可以植入皮下的心脏跳动调节器，几乎每时每刻都有新产品、新发明推出。每天沉浸在新发明的海洋中，难免熟视无睹。

尽管在定量上是不可比的，但是对科学家们做出的如下结论大概不会有人感到不可思议——20世纪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发明之多、进步之大，超过以前人类有史以来一切发明与进步的总和。难怪各方有识之人异口同声地称本世纪为“科学技术的世纪”。

站在本世纪之末，面对这日新月异的世界，是该喜，还是该忧？是该为现代科学技术拍手，还是该为之反思？

站在本世纪之末，如数家珍地开出上面一张人类功绩表之后，不难发现构成这些“爆炸性”进步的主要支柱数学、物理、化学等基本理论，即现代科技理论却并非诞生于本世纪。要查阅构成本世纪发明与进步的理论基础都是在何时建立起来的，必须追溯到上一个世纪，而且主要是上世纪后半叶。

站在本世纪之末，顾后瞻前，人类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纪？将把什么带入这个新世纪？如果可以贸然说20世纪的进步差不多标志了人类有史以来的90%的进步（是否都是真正的进步，另当别论），那么2001年就真有可能象本文最初的引文所

隐含的意义那样——它不仅仅是一个百年世纪的开始，还是一个结束人类2000年有公历记载的现秩序时代，跨入一个以“千载”为单位的新纪元的起点。所以我们太有必要思索这个新的纪元了，十年不是太多，反而似乎太少了。

“共有一个地球，共有一个世界”的我们，将对这个我们共有的新纪元有许多共同的话题。其中有乐观的，也有悲观的；有可能的，也有必然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但有一个共同主题已被太多太多的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们所认识，这就是——地球的自然资源是有极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有极限的，在这样的大前提下，人们开始反身自问：

如此消耗地球上的自然资源所换来的科技进步，如果长此下去，人类还会延续多久（参看《地球的去向》）？

在重视高效益，重视大生产的20世纪，人类榨取自然、换得科技发达和生活现代化的同时，也脱离了自然，远离了自然。不论是因为受到物极必反自然规律的惩罚后的醒悟，还是因为人类尚未丧失殆尽的本能的欲求，本世纪70、80年代以来，研究自然人，研究人本身，返朴归真，返回自然的呼声，已由最初的涓水细流，汇成了一股宏大潮流。这是一股逆20世纪的科学技术潮流而动的新潮流，它以重新看待和反思近代与现代科学技术为主

流，所以相对于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世纪”，有人称下一个世纪为“科学技术的反思世纪”。

在这个在反思中争取真正意义的进步的新世纪，人们将思索——

人类以全部历史创造出来的科学与宗教这两个对立物为什么能与人类长期共存（参看《灵魂 自然 死亡》）？

与自然科学几乎同时诞生的哲学，在把人当成客体来议论上走了一段漫长的道路之后，突然发现自己好象只活在哲学家的书架上，已经不再被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需要了。这种状态将继续下去吗？在新的世纪里哲学也不回到普通人的生活中来吗？如果回来，那将是什么样的新哲学呢（参看《活着 思考 知识》）？

人类第一部解释生物界的存在规律的书《物种起源》，1859年发表后，犹如一锤定音，一个多世纪无反驳，无辩论，异乎寻常。生物界的进化，人之所以成为人，果真如达尔文所创立的进化论规律那样吗？如果有新的学说，它能增加人的聪明吗（参看《人为什么成为人》）？

20世纪人类的科技发明和进步，从总体上说，不外乎以消耗能源为代价来代替人的机械性动作和机械思维。如果说下个世纪还要让科技继续发展的话，那是不是该在突破机械思维，以智能机械（运用模糊思维）代替人的自然思维的道路上开拓下去

呢（参看《模糊工程学》）？

在科技进步、文明发展的20世纪渡过自己峥嵘岁月的中青年人，将随21世纪一起步入老年。在人类前所未有的65岁以上老年人可能占五分之一以上的未来世纪（据日本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2018年的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比例将达22.2%），银色可能成为世纪的标志。这样的银色世纪将给现有状态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家庭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呢

（参看《高龄化社会》）？

.....

人类进入21世纪必然碰到许多新问题，正如入冬前准备棉衣，看到烧红的晚霞就忙去筹划第二天春游的路线一样，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已经不远的未来世界的一些重大话题。这些话题必然直接关系到如何构筑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这里向您介绍的几本书也可能会为您提供一点这方面的启示。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难免在编译制作中有疏误。倘若它们能得到读者的喜爱和原谅，我们将由衷地感激。

《二十一世纪重大话题译丛》编委会

1991年春

目
录

1. 哲学的现在

- 生存与思考 1
- 知识与智慧的分裂 9
- 返回语言的本相 18

2. 感觉与想象的作用

- 感觉与知觉 29
- 看 听 触 37
- 印象与想象力 47

3. 自我及其构成基础

- 意识与主体的自觉 58
- 身体的状态与功能 69
- 关系性 场所 角色 78

4. 各种各样的知

- 经验的结构与常识的
两义性 88

○科学之知的相位.....	99
○神话与巫术的领域.....	111

5. 共同社会与历史

○看得见的制度与看不见的制度.....	124
○必要原理与交感原理.....	137
○历史 事件 时间.....	150
后记.....	167

哲学的现在

○生存与思考

我们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都要度过自己的一生。不管境遇、环境及条件怎样不同，都要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既然生下来了，必定就要活到死。生下来并不是我们的意志，但活下去却要靠我们自己。即使这是不合理的，也不能不认可。这是问题的出发点。那么，既然我们活着，就不可能无所思、无所想。我们在童年时代，在对一切都漠然置之时，或对某事凝神忘我时，确乎也有过不思不想的时候。但是，即使有，它也不可能总持续下去；而且，纵使是这种似乎不思不想的时候，当你仔细回顾一下，会发现其中往往存在一些虽是片断零散却数量颇多的感受、想法。大家都听说过“无念无想”这个词，实际上，这并非说什么都不想，而是指缺少逻辑严谨的思考，或是指除却了私心妄念的状态。

所以说，思考本身的涵义十分广阔，并不单指深刻严谨的那一种。如此看来，我们每一个人不

管职业、境遇如何不同，思考都是与我们的生存紧密相连的。人既然生存着，思考便是生存的一部分，简直可以说就是人类生存活动的本身。

生存与思考既然如此不可分割，不能好好地想，我们几乎就不能好好地活。在这里我们需要纠正一种想法，即认为思考是脑袋的事，生存是身体的事。再有，所谓好好地想、好好地活，并不仅仅指人要适应周围的环境及状况，头脑灵活而巧妙地活下去。适应环境固然是好好地活的一个方面，但还远远不够。所谓好好地想、好好地活，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是有充实感的积极的思考，是应裕自如的有意义的生存。

每个人都清楚，我们不一定只在顺境中才带着充实感去思考生存。不如说，越是安于顺境，便越是意味着放弃作为人的生存。顺境，应当成为更大的冒险与挑战的前沿阵地。这样一来，它便不再是任人安于其中的所谓顺境了。当然，在逆境中我们往往处于窘迫无着的境地，谁也没有必要自寻逆境；但话说回来，世界上有几人从来不曾身处逆境呢？

当我们置身逆境时，如果想要超越环境与状况，便必然地与之形成对立的紧张关系，便不得不面对着某个障碍。在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吃惊地发现：自己发挥出了从未觉察到的力量，而那个障碍也不象想象得那么绝对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了充实，并在充实感之下有了更

多可以发挥的力量，我们所谓好好地想、好好地活，实际上也就是说，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障碍，都可以把思考与生存转变为一种欢乐。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存在障碍，尽管有些并不很显眼。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只生活在和睦融洽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中，也要生活在诸种对立关系之中。

前面说过，好好地想、好好地活便是在任何障碍面前都能把思考与生活变为一种欢乐——话虽如此，实行起来并不那么简单。特别是思考一般总被认为是与生存动力的生命力大相径庭，甚至背道而驰的——与碧绿的沃野、活润的生命力之类几乎无缘，倒常和枯黄的荒野、阴暗的洞窟、沉闷忧郁连在一起。请看《浮士德》（歌德）中摩菲斯特的这段名言：“那终日尽在思索的人好比中了魔法的牛马，尽管四周有无际的青草却只在那寸草不生的荒野上转来转去。”

的确，思考经常伴随着一种阴郁感。这从“思
考”一词的词义就可以看出来：除了思想、考虑，还有一层担心、忧虑的意思。那么，为什么思考总与阴郁感缠在一起呢？也许是因为，思考便意味着由于某种不得已的情况、或出于自愿，而暂时需要中断正在进行的行动。比如步行迷了路，一时间便徒然站在岔路口，不知所措；因遇到大难题，同样会由于无可奈何而烦恼顿生——就这点来说，也确实可以视思考为行为和生命的对立面。

不过，毋庸赘言，思考虽然是某种看得见的行为的中断，却并不是运动的停止。即使在这种行为的中断和停止时，思考的目的也正是再次与行为及生命联结起来，正是超越遇到的障碍、困难而好好地生存下去。问题是思考有时只是孤立的，并不能与行为及生命联结起来——当然，这种联结依不同场合未必都是直接、紧密的。因为，学术、思想、制度等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有其自身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又自有其与行为及生命相联结的独特方式。所以说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联结可以不是直接、紧密的，但不容忽视的是，思考的方向无论如何不能偏离于联结，否则，就只能成为一片不毛之地。只有不偏离这个方向，思考才能使生命欢乐倍增，使人们生存在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可能性的环境中。进而而言之，未必直接，即使在间接联结的情况下，只要思考回归到生存，契合了生命的节奏，思考本身便成为一种欢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充实感中好好地思考，才能够力求使自己的一生富有意义，应裕自如，好好地生存。

这里提到了“自己的一生”、“自己好好地生存”，并不是说谁都可以一切尽如己愿地去生存。岂止如此，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每个人的存在都是受诸如现实社会关系、家庭关系等各种条件制约的。一个人生存的国家、社会、时代、境遇，决定了他总要背负起一定的过去，这并不取决于他自

己的意志。在这种过去的延长线上，又延续着每个人走过来的道路。就那是不可随意取消抹杀的、每个人各不相同的、无法回避的生存。

无论从自己的角度看，别人的位置多么令人羡慕，或者相反，别人的境遇多么令人同情，我们不可能与之互换。设身于别人的处境，这是我们人类相互理解中的重要行为，是人类的重要特性之一。然而，这也只是在一定限度之内才是可能的。毕竟，自己只能是自己。这不等于说自己只是建立在自己之上，后边我们将要提到，是建立在我们（共同存在）之上、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之中的。但无论如何，自己仍然只能是自己。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断绝与他人的联系与尊敬、爱、友情、怜悯、共感绝缘——相反，这种联系只能因此而强化。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自己的”一生，首先意味着是“无可替代”的一生。但并不能因此认为一切都已是决定好的，完全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尽管每个人所背负的固有的过去、各种确定的外在条件是无法改变的，但其中仍包含许多可能性和可供选择的余地——这便是所谓出色的、富有可能性的人生，这便是所谓人的一生。再者，说一个人背负的过去是无法改变的，是指它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至于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过去，赋予它怎样的意义，却是现在及至以后的问题。不是说过去的诸种限定不涉及意义，而是说它不是绝对的。这就决定

了在生存过程中，每个人因时因地的选择、决断以及有意识的努力，可以极大地改变今后的可能性。

这种选择决断，并不仅仅是指那种在人生的关键岔路口做出的非左即右的明确选择和决断，而包括了那些往往以不起眼的形式出现于日常生活中的所有选择和决断。看哪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是一种选择，看多长时间也是一种选择。下班或放学后是到哪儿蹣跚一圈还是直接回家需要做出决断；想减少吸烟量也是一种决断——只要我们不囿于自己的惰性、力求自觉地生存，选择与决断将时刻都在我们面前。所以，这将关系到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每天都能有一些新鲜的发现，并能把这些新鲜的发现积累起来。在这里，偶然的因素也许会起很大作用。我们应把这种偶然因素也考虑在内，无论在工作上，在社会活动中，在个人趣味上都力求找出自己的道路，那么，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将越发成为“自己的”。这里要提醒一句，做出选择与决断乃至有意识的努力，缺少了思考是不可能的。

我们就是这样：离开生存谈思考一无所获，而离开思考也不能好好地生存。尽管如此，在生存过程中思考也并不是呈直线延伸着，有时我们觉得需要反观自身、思考自我，而有时却感觉不到这种需要。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反观自身、需要自觉地思考呢？恐怕有这么几种情况：当那种作为自己思考的前提和基础的东西，本以为是不证自明